

艺海泛舟

归庄的门符

友文

《坚瓠集》曾记：“归元恭(庄)元旦书门符，左曰：福寿，注曰南台御史大夫，右曰：平安，注曰北平都督金事。”

不止康熙时褚人获的《坚瓠集》，生活在康、乾年间的龚炜，在《巢林笔谈》中，对归庄的这则趣事，有更详细记载：“……又题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器器然曰：’贺岁之客，讶而未解其意，元恭曰：‘我亦欲集福寿、求平安耳。’”

但两书仅记此而已，对于归庄门符的意思并没有作注解。以至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研究中国戏剧史的专家卢前(字冀野)，在《卢前笔记杂钞》中说，“这就不知道他(归庄)是什么用意？”

旧时门符有的写“戡穀”两个字，“戡穀”，穀作谷，出自诗经之《小雅·天

保》，为福祿之意，亦有尽善之说。最有趣的是把“噢！元宝滚进来！”6个字倒着贴在门头上。当然，常见的还是“捷报今年万事如意”“恭喜今年丁财两旺”之类。现在，简化到只用一个“福”字，倒贴。

那么，归庄写这个门符，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真的是想要“集福寿、求平安”吗？

归庄(1613-1673)，字玄恭，是曾客居嘉定安亭的大文学家归有光的曾孙，生活在明末清初。因为避讳康熙帝玄烨的“玄”字，归玄恭不得不改为归元恭。他是经历过天崩地塌、改朝换代、血流成河的。在昆山，有“归奇顾怪”之说，“归”指归庄，“顾”指顾炎武。

乙酉之难，归、顾两家都遭受重创。

顾炎武生母断臂、弟弟嫂子罹难，嗣母绝食而死。在扬州的屠城中，归庄失去了亲哥哥；在长兴、昆山，又失去了堂兄和两位嫂嫂。国难家仇，成为他们终身无法解开的心结。剃头令下达的时候，归庄带头起事，因为火烧县衙门、亲自杀死昆山令阎茂才，不得不变服遁身，避入僧寺。他的家一贫如洗，房屋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滴滴答答漏个不停，椅子摇摇晃晃，他找几根绳子扎扎紧，勉强使用，还写条幅“结绳而治”。《巢林笔谈》说“其室空空”，是实情。

在变衣冠、剃头发的日子里，归庄拒绝与清廷合作，他不苟于世，倨傲不恭，形骸放浪、亦狂亦狷、行止怪异，“其人器器”是常态。但是，奇和怪，只

是他的外表，“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内心骨子里，他的主情绪还是愁、是恨。

归庄当然想过“福寿”、“平安”的日子，但遭此家国巨变，现实风雨如晦，福寿、平安是奢望。对他来说，多过一天又挣了一天，他不会乞求。

“福寿”“平安”二门符，妙就妙在归庄加上的两个注，两个官职，给了我们提示。

福寿(?—1356)，元朝末年曾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朱元璋大兵围困金陵，福寿督兵出战，百官皆奔溃逃命，有人劝他逃，他叱之曰：“吾为国家重臣，城存则生，城破则死，尚安往哉！”后被乱兵杀死。明朝建立后，福寿被朱元璋视为死节孝忠之士，赐礼以厚葬，

与前代名臣列庙而祀。

平安(?—1409)，安徽滁州人，其父亲早年追随朱元璋，平安被朱元璋收为养子，小名保儿。朱棣靖难起兵，平安率南京的明朝大军平乱，多次打败朱棣。后被朱棣俘获，封平安为北平都指挥使、后府都督金事。永乐七年(1409年)被逼自杀。

所以，归庄是借“福寿”“平安”之名，纪念两位忠孝、节义之士，彰扬反对乱臣、维护道统，英勇无畏之精神，同时揶揄自己苟且活世。

褚人获生活在明末清初，龚炜生活在康、乾年间，在文字狱盛行的年代，他们不便在书中注明归庄这个门符的意思，不把话挑明，无可訾议，也就更可供玩味。

读书的选择

米舒

因为当编辑，又因为曾在《新民晚报》主持过一个“书友茶座”的专栏，当时每天都会收到不少书友与读者的来信，前后22年，收到读者与书友来信有一万多封，给我写信的书友与读者绝大多数是文学爱好者。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已是个“书迷”，但当时读书全凭兴趣，贪多求快，囫囵吞枣。这样读了一年后才开始有所选择。我中学时偏爱读散文，尤其是游记散文，后来又迷恋中国古典诗词，至于读小说则从长篇转向短篇，应该说，这种兴趣的转移，与我后来写作的发展有关。

当代的作家很少有学者型的，大多成名作是自己生活感受的积累，如《青春之歌》，如《红日》，如《林海雪原》，这自然未必不好，但我以为有些作家只写出一部书就“江郎才尽”，这恐怕与他们读书的面不够宽有关。因此我主张读书应读得杂一点，读文学必须同时读历史，只读《三国演义》而不读《三国志》不行，只看小说而不知“三皇五帝”不行；还有哲学，经济，生物，艺术类的书也应该浏览，知道一点皮毛也好。其实这类知识也可以从小说中汲取，如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就有不少生物知识，《鲁滨逊漂流记》就渗透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固然精彩，但你不晓得诸子百家，不读点《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就不知道文学之源。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读书要杂，选择读书的范围应宽些，再宽些。

文史哲科、古今中外，涉猎一点可以，但总得根据自己的爱好，有所专攻；然而，专攻仍要有基础，因此第二步就是要多读一点工具书。我认为中学生必备这么两本书，一本是《同义词词林》，比如形容一个人漂亮，就有清秀、妩媚、英俊、丰腴等几十个词汇；如一个“看”字，就有阅、视、览、望、瞧、窥、瞄、观、张、顾……几十个不同的字。另一本是《成语词典》，许多成语有典故，活学活用，也就使文章有了文采。完成了这两步你才可以选择读书的目标。比如，你爱好诗歌，就从中外名诗入手；你喜欢散文，那么不可不读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俞平伯、冰心的散文；读小说，最好从短篇开始，三大短篇小说家莫泊桑、契可夫、欧·亨利的佳作，可帮助你明白什么是结构，什么是铺排，慢慢地你就会读出味道来，也就有利于你文学素养的提高。

读书的选择，因人而异，但读而不思则无益，思而不写则进步甚微。以上管见，仅供爱好读书与写作的年轻朋友参考，仅作参考而已。



州桥雨巷 李琦/摄

夏夜竹枝词

龚纯

深夜在博园路骑行，听到久违的鸡叫与，蛙鸣

那些初夏的虫子啊，初夏的虫子都有一副脆弱的身体

听到青春时代的布谷鸟，又来到我的头顶

好像还有什么可以拿出与之对照啊，评比

停下来没有姑娘，没有兄弟

停下来，已经没有月亮等着你，那些香樟

女贞、楝树都有相似的树影啊，香气

不像是政党，阶级的大地

几株橘树，几株橘柚也到了故乡的花季

庭院中，井栏边生出令人迷茫的蕨类啊，唐草

再没有谁的坟墓，铺设甬道与无枕真理

感谢上苍，每个情人身上都有一对孤独的遗址

那些左右无主的名字啊，无主的名字

花开曾是它们的交接仪式

旅途见闻

在雕梁画栋中阅读沧桑

陈文华

8月中旬，我随区内热爱古建筑的朋友们到浙江诸暨考察古村落。

第一站是诸暨藏绿村已有三百年历史的“周氏宗祠”。这是一幢背靠青山坐北朝南的古民居，黑瓦粉墙，高低错落，遥对万亩荷塘的大门前巍然矗立着十根猎猎生风的旗杆。我外祖家也姓周，江南周氏大多自称周敦颐的后裔，因而此周彼周也许有着遥远的血脉相连，令我平添一份亲近感。陪同我们参观的周氏后人，清朝时候村里考取进士以上功名或做一个官都得竖一旗杆，祠堂门口本来有三四十根旗杆，现在只是象征性地重做了十根。可见当年周氏先祖的显赫与荣耀了。

祠堂正门上悬挂着由藏绿走出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立伟书写“周氏宗祠”的红色匾额，两侧又有“乐善好施”、“敬教劝学”匾额。尤其是“敬教劝学”匾大有来头，原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所题，表彰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藏绿村创建了九所成就斐然的学校。正门两侧墙上又分别镌着一方精美石匾和三角形砖雕，石匾左侧题“诗书世泽”，右侧是“忠孝治谋”，八个隶体大字仿佛概括了周氏望族为人处世的原则和门楣兴旺绵延数百年的根由。

祠堂内依次为门厅、中厅和后厅。中厅最是精彩纷呈。横跨的大梁，精湛的雕花……同行者纷纷惊艳于大厅中精美的雕梁画栋，开始猜测木材的质地与年代，图案的素材与传说，甚至还研究起雕刻的风格与刀法，我对于古建筑是门外汉，目光只能继续停留在古朴的匾额上。中厅正中是“萃亲堂”三个白底黑字的匾额，涵义是后代能齐心协力谋事业；四周有序排列着进士匾、翰林匾、贡元匾，还有一道光緒年间直写的红底鎏金匾额——“传旨嘉奖”，甚至还有民国和现代的匾额，“党国干城”、“献身科学”。这些匾额大多由当时的大书法家或政府要人题写，可见这里确实文风鼎盛，荟萃了众多光宗耀祖的周氏子孙。

后厅在最北面，正中悬挂着“寢室”二字，这里原先放置历代先祖牌位，肃穆庄严，不过现在已空空如也。

祠堂东墙外侧写着重修周氏宗祠的历史。2010年，周姓族人掀起了为宗祠重修捐款的热潮，捐款人数超过千名、总额达百万元以上。这使我不得不为外祖家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古建筑叹息了。听老人讲，从前外祖家曾是三进院落，可惜恢宏古朴的大院

在抗日战争中被炸毁，战后百业萧条，只建了区区一进的四合院，但是即便如此，这座拥有良好排水系统和厚重朱漆大门的四合院，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中仍显得鹤立鸡群。解放战争中四合院还曾贡献出不少门板帮助解放军运送伤员和物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嘉定农村掀起了建新房的高潮，一则由于人口众多，二则需要老房子的优质木材，加上那时的农村没有保护老建筑的观念，舅舅们先后易地建新居，于是，这幢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民国建筑与曾经热闹纷纭的大家族生活，不得不在时代的裹挟下分崩离析，从此封存于泛黄的相片中。

相比之下，浙江一带的古村落显然更幸运。后来我们又陆续考察了璜山镇溪北村、东白湖镇斯宅村，观赏了新一堂、继述堂、千柱屋等，这些古建筑大都有二百年历史，保存完好程度不一，有的仍有后人打理居住，有的已人去楼空，但看得出，每幢都曾富丽堂皇，精美绝伦，那些古旧却仍然栩栩如生木雕、石雕和砖雕，还有安静幽深的廊式屋檐，甚至路旁山坳里的顽强的黄檀、罗汉松、龙爪槐，都无言铺陈着祖先的创业艰难，历代贤达的

开拓进取，这些久远与厚重、华丽与荣耀并存的沧桑见证，让人产生留下来、去触摸山村内核的冲动。

这大约与浙江群山环抱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有关。上海开埠后受欧风美雨冲击、开风气之先，还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曾不遗余力地全盘否定传统礼教，宗族纽带和宗族文化日益式微也是情有可原，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生活改善，后代子孙纷纷“析炊立灶”，若无政府的刻意保护，大部分老建筑被拆的命运也是大势所趋。可喜的是，近年来的古建筑保护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考察斯宅的这天恰逢嘉定护国寺重建的奠基礼，研究会里不少前辈原是嘉定文化界精英，他们曾为保护西大街奔走呼号，此时更是对重现护国寺、重现嘉定“文化之根”满是期待。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对热爱古建筑的人们而言，重建修复固然重要，保护在前原汁原味地留存则更美，毕竟，这些断垣残壁与雕梁画栋里沉积着宗族久远的传承变迁，蕴藏着家国特有的人文根基，更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灵魂，承载着现代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理还乱的乡愁！